



刘伶与郦酒台

□ 孙忠强 胡乐浩

初识刘伶之名，并不是因为他长眠于身边的古峰山水之间，也不是因为他名列于晋代的“竹林七贤”之中，而是源于“杜康造酒醉刘伶”的故事。

话说刘伶外出遇到一酒坊，那大门上的一副对联引发了他的注意。

上联是:猛虎一杯山中醉
下联曰:蛟龙两盏海底眠
横联配:一醉三年

刘伶心想这肯定是指酒坊的“招幌”，有自吹自擂之嫌，自恃有些酒量，被同僚称为“喝家”，岂能无声地从酒坊过去。于是乎，他冲着卖酒翁(杜康)叫道：“真能一醉三年？！”杜康自信地答道：“一醉三年，不醉不要钱。”刘伶连喝了三杯，酒意渐渐上头的他硬撑着回到了家中便一醉不醒，家人误以为刘伶已“醉死”，就把他装入棺中……三年后，杜康如约到刘伶家中讨要酒钱，才开棺把他叫醒过来。随之，刘伶“喝酒”的名气，特别是杜康“造酒”的名气不胫而走。

三国时曹操有诗云：“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”“杜康”便成了好酒的代名词。

据地方文史学者李锦山先生考证，“刘伶古台”所在山峪自古以来就是风景秀美的地方。山光岚影，十里松风；平林淡淡，绿草如茵；高山流水，紫烟如织。特别是每年春天，桃李争艳，庐舍掩映，一派田园风光。附近文人雅士慕刘伶“竹林七贤”之名，常常携酒箪食来此赏春踏青，凭吊先贤。久而久之，“刘伶古台”成为古峰县八景之一。

置身于古台之上，我们领略到的不仅仅是秀山丽水，而是要穿越1700余年的历史时空，去追寻刘伶作为“竹林七贤”的文化背景……

刘伶，字伯伦，沛国(今安徽省宿县)人也。身长六尺，容貌甚陋。放情肆志，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。”《晋书·刘伶传》这样记载。可以想见，此君的相貌实在令人不敢恭维，但同时其“无为而治”的老庄哲学思想成就也非同一般。在魏晋士人圈子中，他能与阮

籍、嵇康“欣然神会，携手入林”，也不是一般“酒人”所能入围的。刘伶虽然放浪，但是文学造诣很高，遗世的一篇《酒德颂》，大诗人苏东坡有评：“诗文岂在多，一颂了伯伦。”明兵部右侍郎、峰县人贾三近回乡赋闲时，曾作《晋建威参军刘伶墓记》，对该文作了高度评价：“……气排山河，襟麾宇宙，漆园老吏，且当面北。”

《竹林七贤论》说：“伶处天地间，悠悠荡荡，无所用心。”其好酒的轶闻趣事，即使在当下的社会也让人忍俊不禁。

刘伶外出常乘着鹿车，携着酒壶，让家人“荷锸而随”，并对他说：“死便埋我！”大词人辛弃疾有词曰：“漫说刘伶，古今达者，醉后何妨死便埋！”对其洒脱和豁达的“生死观”极其推崇。

刘伶在家也“嗜酒成瘾”，其妻苦劝其戒酒，曾把家中的存酒倒了、酒器砸了。刘伶假装答应戒酒，要求其妻置办酒菜举行戒酒仪式。他祈告道：“天生刘伶，以酒为名；一饮一斛，五斗解醒。妇儿之言，慎不可听。”结果赚了一顿狂饮，颓然入醉。

刘伶的“酒品”极高，足可让当下些许“酒后无德”者汗颜。他曾经醉后与人发生争执，对方抓住其衣领就要开打，刘伶慢慢地说道：“鸡肋不足以安尊拳。”那人笑只好松手，观者皆钦服其雅量。

一夫弟说更有趣的是《世说新语》里的记载：刘伶在家里喝醉后，有时赤身裸体，朋友见了就笑话他。他反问道：“我以天地为屋宇，以屋宇为衣裤，诸位怎么无故跑到我的裤裆里来了？”

山风拂面，河水微澜，杂花生树，古台无声。我等直面这位魏晋“达人”，众推鸿霖兄留诗，借此为祭：

携酒乘鹿山水间，醉卧青竹醒看天。不问风来不问雨，只管壶中日月宽。

古台沧桑映幽簧，曾是刘伶长醉乡。世人只道竹林醉，谁解悲凉述酒章？

刘伶台前话刘伶

□ 吴兆雷

在枣庄东南10公里处西王庄乡冯刘耀村东有一古台，据《峰县志》记载，此为“竹林七贤”之一的刘伶酒台。古台以刘伶而扬名，明清时期确定为峰县八景之一，从此可见刘伶的历史影响。

”

曾为建威参军

刘伶，字伯伦，西晋沛国(治今安徽濉溪)人，曾为建威参军。《晋书列传十九刘伶》载其“身长六尺，容貌甚陋。放情肆志，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。澹默少言，不妄交游，与阮籍、嵇康等相遇，欣然神解，携手入林”，纵酒谈玄，不问世事，史学上称其为“竹林七贤”。

刘伶因其狂饮，放荡不羁，在后人看来他是一个嗜酒如命的狂人，所流传的故事也多与其狂

饮有关。世说新语记述：刘伶病酒，渴甚，从妇求酒。妇捐酒毁器，涕泣谏曰：“君饮太过，非摄生之道，必宜断之。”伶曰：“甚善，我不能自禁，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！便可具酒肉。”妇曰：“敬闻命。”供酒肉于神前，请伶祝示。伶跪而祝曰：“天生刘伶，以酒为名，一饮一斛，五斗解醒。妇人之言，慎不可听！”便引酒进肉，隗然已醉矣。

沉醉美酒，寄情山水

刘伶之所以嗜酒如命，究其原因是由于他个人的政治抱负难以施展造成的。他才学深厚，也极其渴望为世所用，曾官至晋建威参军。泰始初年，他在对策策时盛言无为而治，推崇老庄哲学，遭晋武帝呵斥，同僚皆得重用，唯独他被罢免，赶出朝廷。其实，刘伶的政治主张是适应时事的，当时的晋朝刚刚建立，人心思定，百废待兴，正可采取无为而治的国策，让百姓修养生息，恢复生产。可司马氏集团崇尚名教，搞强权政治，极力打击曹魏势力和与其政治主张不同的人士，在此情况下，刘伶提出的主

张显然不合时宜。被逐出后，他对司马氏政权彻底失去幻想，为躲避迫害，他不问时事，以醉饮和游乐为趣，“常乘鹿车，携一壶酒，使人荷锸而随之，谓曰：死便埋我。纵酒甚时，脱衣裸形在屋中。人见讥之，伶曰：‘我以天地为栋宇，屋室为裤衣。诸君何为人我裤中？’”其放浪形骸如此，足可见其清高脱俗之风节。

失意中的刘伶沉醉美酒，寄情山水。他经常独自驾乘鹿车徜徉于峰县山水间，当闲游到枣庄东南10公里处时，被此地的美景所吸引，在神山脚下筑一高台，面临青山绿水，他纵情豪饮杜康

写出传世之作《酒德颂》

综合刘伶一生，可以说基本上他是与酒为伴，人们评价刘伶，也多称他为酒仙，并且在放浪狂饮中，他又写出了他的传世之作《酒德颂》，其颂云：有大人先生者，以天地为一朝，万朝为须臾，日月为扃牖，八荒为庭衢。行无辙迹，居无室庐，暮天席地，纵意所如。止则操卮执觚，动则挈盒提壶，唯酒是务，焉知其余？有贵介公子，缙绅处士，闻吾风声，议其所以。乃奋袂攘袂，怒目切齿，陈说礼法，是非锋起。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，衔杯漱醪。奋髯箕踞[注]，枕麹藉糟，无思无虑，其乐陶陶。兀然而醉，豁尔而醒。静听不闻雷霆之声，熟视不睹泰山之形，不觉寒暑之切肌，利欲之感情。俯观万物，扰扰焉如江汉三载浮萍；二豪侍侧焉，如蜾蠃之与螟蛉。此文酣畅淋漓写尽了刘伶的人生，读来让人有一种凄苦的快感。作为一个腰挂吴钩，志在济世的名士，却无

藉草，登高台，临清流，左携阮步兵（阮籍），右拉嵇中散（嵇康），挈盒提壶，操卮捧爵，吞吐烟霞，沉酣风月，掀髯长啸，云谷应声，宁知乾坤为何物，尘世之几时哉。兹固一代人豪也！”

除贾三近在墓记中表现出无限的崇敬外，后世文人志士凭吊刘伶也无不感慨。明代监察御史王英在途经峰县时，亲自到刘伶墓前祭拜，并题写一首七绝诗以寄托哀思。诗中写到：一代高风野水边，伯伦遗冢尚依然。千秋谁为浇坟土，悔不当初葬酒泉。可惜文革中，刘伶墓地被毁，古台前也是时过境迁车马稀了。

